

全  
華  
叢  
書

四

全  
華  
書  
記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夔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  
諱興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  
翼人不見其怠容兵亂家貲傾瘁心勦力營度綜覈  
卒完以充歉歲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  
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  
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  
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  
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義鄉岡

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壻也  
傳俊供宗福寧偉孫也椿桔棠根祺音本儀禧敬曾  
孫也今爲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  
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  
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善蓄躬豈必名耶全壽終奚以榮耶德其豐厥肩隆  
隆殆將興耶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爲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據縣及

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  
縛魁酋數十人跪于庭罵曰汝寇郡縣囚命吏刦平  
民爲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合亟以歸郡以  
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  
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  
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  
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  
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  
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

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爲學務達大意能操縱斂散貲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爲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巖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董氏許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學通詩用釜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

在室孫男一曰岵銘曰

古重巨室齊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  
伺隙以動呵而止之俯伏震恐豈若細人勞而少功  
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蟄蟄煮海樵山  
易化難熟世當治平不敢蹻騰或逆其情據扼阻兵  
乘亂未弭嘯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鄙君曰島蠹  
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  
縛斬軍門以取峻賞天兵東來欲剗穢腥聞難旣夷  
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

父老相攜環拜于塗非君有爲幾受盜汚鳳躍之山  
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類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篤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  
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  
歸賈六合市上物價減恒市人之半客遺錢五十緡  
而去遣人追之不及抵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予  
直視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  
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娶郗氏再娶吳氏年五

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旣而夢神人授  
二栗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鄱生一女適  
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  
大父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  
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  
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以某年月日葬君子某所  
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視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  
之謂耶銘曰

不汲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貲贏人維

其然故有合乎天噫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視乎斯  
阡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爲大  
亂將起著書十篇言政治闕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  
可捄不然莫及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卽詣  
使者上之不聽歸卧于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  
鳳經畧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  
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可其字上世多仕宋不大

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讓財以義稱祖國華父  
祖年十七舉于鄉補太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  
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慨然慕聖賢之學  
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彙分  
咸得其統緒狀貌敦碩鬚垂至膝下談辨古今事得  
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覩者部使者行縣執賓主禮請  
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相講  
授性剛嚴逢人不能爲卑辭媚色不慊其心者遇諸  
塗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廬

墓左右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大意讀書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爲之說咸有所述所爲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爲挽詩謂將死旣而病歟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虧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爲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于葉術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梁某屠出也孫男四人曰夢池夢庚夢裴庶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爲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任曾孫男四人

曰綸維綱綺君沒葬已从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既不得志於當時倘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烏乎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爲著龜未形而言昏愚攸諱幸永未泮視如平地政闢教嚷安能久存天塞其聰有言莫聞言之在予從違者人人之方迷聖賢所難叶遺書不亡家孫是紹載德昭聲是謂天

道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若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爲士者以強記多識爲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爲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爲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爲身

則端爲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爲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顧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求孟飯歲時酒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爲也母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庋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

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仄  
至無虛處每日省觀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  
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  
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而取正凡求書  
於君者覩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爲君子人而君  
常以不得養母爲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求而浙水  
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  
平居多疏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  
尤善教子次子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爲

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爲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塘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爲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行故不辭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擴布天下叙一躬得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訏以攻非儒之蔽乃